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二十三回 龍氏回書花生筆下

詩曰：貧居街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；繼成今日登金榜，喜壞趨炎赴勢人。閑言少敘，書歸正卷。卻說劉保聞得報子之言，問道：「狀元老爺叫甚名字？」報子說：「官名繼成！」那劉保聽說，喜的拍手打掌，笑道：「俺孫大叔可中了！說這事在我罷，你可有報單麼？」

報子遂將報單取出來，劉保接手中，猶如肺上長草長了心神一般，邁開大步，不多時來至孫家門首，放下擔子，用手拍門，高聲大叫：「愛姐開門來！」龍氏與愛姐正在草堂，忽聽外面有人叫門，龍氏說：「愛姐你去看是何人叫門？」愛姐來至門裡，用手開門，一看原來劉保。

愛姐說：「劉哥有何事來叫門？」劉保說：「大孀子在家沒有？」愛姐說：「在家。」劉保說：「你快領我去見大孀子。」愛姐領了劉保，來至草堂，劉保一見龍氏，叩頭在地，起來說：「大孀子，恭喜！恭喜！」龍氏說：「有何喜事？」劉保說：「俺大叔任京中，得中頭名狀元，外面有京報來報喜咧！」

龍氏說：「可有報單麼？」劉保說有，遂將報單遞於龍氏。龍氏接來一看，果然是他丈夫，得中頭名狀元。遂與愛姐謝了天地，說：「你著報子出門，窮居陋室，無處款待報子，你把他喚到飯店之中用飯，等他去後，一總開發飯錢店錢。」劉保說：「使得！」遂將報子送至飯館中吃飯不提。單說龍氏見他丈夫得中頭名，心中又喜又恨。喜的是丈夫得中，不枉他讀書一場；恨的婆婆亡故，兄弟在牢中受苦。又有蘭英小姐與月姐上京，倘若途中有是非，這是怎了？想到這裡，不由的悲歎起來。唱：

龍氏女一見報單笑盈盈，猛然間又添憂慮在胸懷。暗說道今朝倘有婆婆在，也該他受享榮華喜無涯。都只為丈夫上京正三載，家中事全然不想怎安排。二兄弟現在南牢身受苦，偕娘親現在停殮尚未埋。你妻子也曾剪髮長街賣，小愛姐險些賣出不回來。多虧了孀孀贈銀成母殮，現上京尋你叔叔未歸來。雖說是女扮男妝同月姐，到底是女子怎得比男才。現如今你中狀元是大喜，但只怕遠道難將近渴解。正是他龍氏變喜成憂慮，旁有那愛姐有語把言開。

話說龍氏正然長吁短歎，愛姐說：「娘呀！你每日說俺爹不回來，沒有信息，現如今俺爹得中了狀元，這可是一場大喜，你到愁眉不展，令人不解你的意思。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，如今你爹雖中，離家有千里之遙，你的爹爹那知你奶奶亡故，你叔叔南牢受罪！還有你二孀母在中途路上，他萬一出事來，這可怎了？為娘因此放心不下。」

愛姐說：「娘呀，你原來為的這麼，據孩兒看來，這個就是憂愁也無法的。現如今報子在這裡咧，何不快寫了一封書信，叫他帶到京中，交付俺爹，俺爹看了書子，必然回來。就是俺二孀子這個時候，必然也到京了，他姊妹倆，一定與俺爹同事，回來到家。那時節好打救俺二叔出監，報了冤仇，再殯埋俺奶奶就是了。」龍氏說：「我兒言之有理！你速去研墨，待我寫來。」唱：

上寫著龍氏素貞頓首拜，乞官人目覽書言細尋思：自從你上京赴考分別後，算起來如今足有三餘年。適遇著逕遭凶年與苦歲，一家人缺少費用受饑寒。他二叔無奈長去街賣水，要想著供母養身十分難。偏遇著嫌貧愛富他岳丈，假意的請他家內讀書文，教他的子息趙能害使女，誣賴著二叔酒後殺他身。公堂上知縣貪賊受了賄，動五刑將他叔叔逼遭成，把他來夾打成招定死罪，立即在公堂以上寫退婚。咱親娘一聽此言絕了氣，天氣熱又無錢買露暴屍。難的我剪髮賣了買紙化，著媒婆去賣愛姐買棺材。後花園幸遇孀母趙小姐，他情願贈銀買棺留愛兒。定下了十五晚上紅燈看，與月姐女扮男妝把家離。到靈前與娘俗親來弔孝，現如今千里上京找你回。也不知孀孀還在招商店，也不知如今曾否到京師。他姊妹倘或見我夫君面，望夫君早早一同回家鄉。到家中一則葬埋生身母，再往那南牢往救二弟身。拿住了趙明父子將怨報，好與那繼高叔叔把親成。我丈夫既然今科登金榜，回家來服滿進京也不遲。為妻的言短情長訴不盡，務必要細把書言仔細思。

龍氏女一封家信方寫就，有劉保來至草堂把話提。

話說劉保來至草堂，向龍氏說道：「孀子！如今京報要起身回去。」龍氏聽說，遂取出一封銀子，遞於劉保說道：「這白銀十兩，叫報子拿去，路上作盤費用罷！還有書子一封，煩他帶到京中，見了你大叔，交付明白，自有重賞。這是一錠銀子，拿去開發館賬。」劉保說：「聽的。」遂把銀信拿著，到館頭交於京報報子，打發報子去了。又清白了館錢。

這話按下不表。單說蔡知縣聽說孫繼成中了狀元，吃一大驚，回到官宅見了韓氏，問道：「老爺為何事大驚？」知縣說道：「不好了！」韓氏道：「怎麼？」知縣道：「你怎知道，只因聽了你的言語，受了百兩黃金，我就把孫繼高問成死罪，下在南牢。如今他胞兄中了狀元，若是知道他兄弟被人謀害，必然金殿上本，只怕咱夫婦難保活命了！」唱：

蔡知縣埋怨當初自己錯，怨夫人是你教我受黃金，只顧了貪賊誣害孫公子，他兄弟知道豈肯把我饒。孫狀元金殿以上奏一本，大約是你我性命定難逃。